

黑天故事的启发

——评王靖《印度〈苏尔诗海〉研究》

薛克翘

内容摘要：王靖博士的专著《神圣戏者与世俗狂欢——印度〈苏尔诗海〉研究》是中国首部系统研究印度文学巨著《苏尔诗海》的学术著作，具有开创性意义。该书以“神圣戏者与世俗狂欢”为核心视角，深入剖析《苏尔诗海》中黑天（克里希那）形象的双重性——既是神圣的化身，又是世俗生活中充满人性的顽童与牧牛少年。作者通过梳理黑天形象的起源与嬗变，揭示其与印度民俗文化的紧密关联，并强调《苏尔诗海》的民间性是其持久生命力的关键。专著进一步探讨了印度教的多神性、偶像崇拜、生活化及苦中作乐的特征，指出宗教的本质在于其“人造性”，而宗教的功能则体现为对民众的精神抚慰与想象满足。通过对比中印文化差异，作者反思了宗教在不同社会中的角色，凸显印度文化中“以苦为乐”的独特民族性格。

关键词：《苏尔诗海》；黑天形象；印度教；世俗狂欢；宗教功能

作者简介：薛克翘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，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所编辑室主任、亚太所南亚研究室主任，并曾兼任中国南亚学会秘书长、顾问，主要研究印度文化、中印文化交流史、中国南亚交通史、佛教等。

DOI:10.16651/j.cnki.flr.2026.0006

收到王靖博士的大作《神圣戏者与世俗狂欢——印度〈苏尔诗海〉研究》^①，大喜之余还产生了阅读的冲动。因为这是中国治印地语文学界首次出版的研究《苏尔诗海》^②的专著，有开拓之功自不用说，其“神圣戏者与世俗狂欢”的新颖定位更让人好奇，要先睹为快。

说起《苏尔诗海》，中国读者中也许知道者不多，但这在印度却是鼎鼎大名的巨著，堪与史诗媲美。王靖博士在她专著的第一章便将《苏尔诗海》及其作者在印度“黑天文学”中的地位描述清楚，并总结出该巨著的5条文学史贡献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她用整整一节的笔墨，来谈《苏尔诗海》的民间性特征。这很重要。因为这是《苏尔诗海》最主要的特征，是所谓“世俗狂欢”的奥秘所在，也是《苏尔诗海》流传数百年不衰的生命力所在。

这里还要强调的是，王靖博士所说的“黑天文学”，是关于黑天的神话传说。“黑天”是什么？不是“黑夜”，也不是“暗无天日”。这个黑天是“黑色天神”的意思，是指印度教大神克里希那。黑天是意译，克里希那是音译。当然还有不少其他译法，为减

少混乱,不再列举。对于这位大神,也许中国读者中知道的人会多一点,尤其是互联网普及以来,已经有很多人在网上看到过这个眼睛大大、皮肤黑黑的大神幼年的顽童形象了,也会有很多人曾目睹过那个穿着黄衫、横吹短笛、左腿独立、右脚足尖点地悠闲交叉于外侧的牧牛少年形象了。对,就是他。他是人,从顽童成长为少年,博得了至深至慈的母爱和无边无垠的恋情,享受尽了“世俗的狂欢”。但同时他又是神,在成长过程中也像做游戏一样捎带着干出些降妖除魔、造福百姓的行当。

王靖博士这部专著的重心放在“黑天形象”的溯源、分析与评判上。她的成就在于,不仅全面梳理了黑天形象的起源与嬗变,而且对《苏尔诗海》中的黑天形象作了全方位、多层次的考察、剖析和品评;她不仅恰当地分析评介了《苏尔诗海》黑天形象的特征及影响,而且还推而广之,论述了黑天形象与印度民俗文化的紧密关系。这些都是她对印度印地语文学研究的新贡献。

读过王靖博士的专著之后,我有几点感想,斗胆拿出来晒晒,算是抛砖引玉。

第一,印度教是印度古人的伟大发明。那么,从黑天的故事来看,印度教是个怎样的宗教呢?和前人的观点差不多,首先应当肯定的是三点:一是印度教是个多神教;二是印度教是个偶像崇拜的宗教;三是印度教是一个高度生活化的宗教。我要增加的第四点是印度教还是个苦中作乐的宗教。

在印度教信徒的心目中,黑天是大神毗湿奴的化身之一。从劫火烧尽、鸿蒙开辟至今,毗湿奴不知化身下凡了多少次,但据说主要有10次。化身为黑天下凡已经是第八次了。这些化身下凡的故事在各种印度古代文献,如史诗和往世书中,被反复描绘,备受尊荣。黑天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大神,既是人们崇拜的众多偶像之一,又是人们生活中脍炙人口的娱乐事项,是人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不管生活多么煎熬,多么危机四伏和千疮百孔,但人们决不放弃任何寻欢作乐的时机,而且人们也总能像少年黑天一样以苦为乐、苦中作乐。这种心态,已经成为印度人的民族性格中固有的基因。

第二,从黑天的故事中,是否能看到宗教的本质呢?回答是,能。不过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,先要回答毗湿奴为什么要一次次地化身下凡的问题。答案是,因为自然界和人间社会灾难频出、无止无休,毗湿奴便被想象成宇宙的救世主、人类的大救星,他不辞辛苦一次次地以不同的身份来救苦救难,就像中国民间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。由此可知,宗教的本质就在于它的人造性,是人们造神的产物。而且从古至今,造神活动从未止息。

现实生活中,神和魔都是无形的,都是看不见的。但在印度,人们擅长的是把神魔具象化、生物化、人格化。印度人喜欢把人赋予神性,把神赋予人性。把苦难儿戏化,把现实虚拟化。

但在中国不同,从汉代到明清,“主流文化”把君臣关系日趋固化,百姓一跪就是两千年,唯“真龙天子”之命是从。而“真龙天子”就是中国人造的神。中国的神是活神,是不能儿戏的神,因此中国百姓只能干巴巴地吃苦。不仅苦其心志,而且劳其筋骨,却很难苦中作乐。

第三，从黑天的故事中，是否能看到宗教的基本功能呢？毫无疑问，能。人类除了物质需求——吃穿住行之外，还有精神需求，但印度民族自古以来对物质需求要求不高，而对精神需求要求更多。他们自古以来始终享受着想像的快感，享受着想象带来的满足。

黑天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他除暴安良，维护了人间的公平与正义，但这些都是想象的，那些妖魔鬼怪都是现实苦难的具象化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印度民族特有的苦中作乐特长，实则表现为宗教的心灵抚慰功能。正是因为有这种抚慰功能，印度教信徒的心还能活着，还能跳动，至少想象是自由的。

在中国，从先秦到两汉，儒家文化主导下，人们对物质的追求似乎更旺，较少天马行空的想象，较多趋利务实的劳作，而信仰上更倾向于无神论。但是，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，佛教在逐步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，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身，同时也使中国民众蒙受和适应了佛教的影响。国人不仅提高了想象力，也大大提高了忍耐力。佛教和道教一起拥护着儒教，统辖和管控着中国人的思想千余年。像一条条不空胃索缠身，让人们不宜动、不想动，也不敢动。宗教的抚慰功能也发挥着极其强大的作用。

注释【Notes】

- ①参见王靖，《神圣戏者与世俗狂欢——印度〈苏尔诗海〉研究》（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24）。
- ②参见苏尔达斯，《苏尔诗海》，姜景奎等译（北京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，2020）。

责任编辑：魏家海